

野樱花：人生若只如初见

公子不醒

春天来之后，一场又一场雨，一茬又一茬事。晚上给父亲打电话，聊完家常之后，突然问老人家：“山里的野樱花还开吗？”

我问的是老家对面的野樱花。那一簇簇、一团团的浅粉，那种在山头各自为王又两两相望的野花，萦绕了我少年时对春天所有的回忆。我对春天的认识就是从山樱花开始的。

其实，春天早来了，但风仍然是凛冽的，水也是寒冷的，远山的柳杉虽然没有落叶，但是却萧瑟得宛如寒冬。对于少年娃来说，这个季节没有雪人，也没有蝌蚪，沉闷得让人期待着什么。

野樱花就像是懂得娃娃们的心事，一夜之间就开花了。先是一两枝，不出三两日，花儿就后脚跟着前脚竞相怒放了。她华丽地率先登场，摇身一变成为主角，瞬间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她们走得太急，连叶子都没来得及长，她们的个头又高，让人们无法无视这种美。

野樱花，是春天里的初见，也是最惊艳的初见。大团大团的粉色树冠，伫立在枯黄暗绿的山脊或山腰上，让人感觉到尘世的美好。或许是天生的野性使然，她们开得极为奔放，不仅树木分布毫无规律，花色与树形也略显杂乱，但这仍然不会影响她们的美。看这一

丛花树，那心思就像情窦初开的少年郎，恨不得把整个花树揽在怀里，再不济也应当折上几枝，插在窗台上。

对于小时候的我们来说，能摘上几朵花把玩而不被父母责骂，是极兴奋的事情。

家门口的桃花、梨花因为受到家人的照料都是不能摘的，何况桃花、梨花那种明正的粉红、雪白，颇有大小姐的气质，也让人心生怜惜。只有野樱花，每每被那野樱花的淡淡花香陶醉，我们总忍不住赶到对面的山上，穿过一片灌木和荆棘，去摘上几朵。

可是，我们摘下野樱花才能发现，野樱花单朵花，美得十分单薄。山樱花的花瓣，很小，很细碎，那种美，算不上柔若无骨，顶多是云淡风轻。想来，她原来是靠数量得势，只有满树的聚集，才给予野樱花华丽的气势。

大约野樱花也是知道她们的美是靠数量取胜的，所以才开得格外繁华热烈，主宰整个早春的花事。也因此，野樱花的花期并不长，大约十天半个月，她们就匆匆谢幕了。此后，各种山花席卷而来，艳丽多姿地开满整个春天。

开过花的野樱花，又藏在了茫茫林海里，甘于寂寞。她们静静地结出果实，等待来年。仿佛在一年的等待里，就为了倾尽所有在一瞬间绽放。

著名心学家王阳明曾和友人探春。朋友问：“在心理学里你经常说，我们

行走于自己的心中。于我们心灵认知之外，不再有任何存在。可是先生你看这岩中之花，它就在这无人的深山中，悄然绽放。你在这里，或不在这里，岩中花树不改它的明艳芬芳，这与我们的心灵认知有什么关系？”先生笑着回答：“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你的心灵认知同归于寂。此时你来到花树之下，则此花的颜色，于你的心中明艳起来。由此可知，此花从未在你的心灵认知之外，它就是你的心。”——岩中花树，就是你的心。

记得初读这段文字，我未曾去感悟心学，只是非常执着地相信王阳明与友人看到的就是野樱花。

“人生若只如初见”。想想这野樱花——她开得短暂而又决绝，她拥有美丽非凡到令人窒息的一切，但就风来花逝，飘零如雪，令人心生凄楚。只有面对美好而短暂的事物，我们才更易感慨，才会思辨人生，对待生命有更加深刻的认识。

岩中花树年年如此，照映的是万千内心。

此刻，在写下这野樱花的内心独白时，我不只有对花的赞美，或许还几许对她们品格的敬重。

野樱花是骄傲的。我们的感受并不能改变野樱花。她仍然年年如此做着春天的信使，盛装出场。她依然如初见时那样，早早为春天倾尽所有了。

最是故乡菜花黄

唐兰荣

几场春雨过后，叶绿了，花开了，沉寂了一冬的大地被春光披上了一层鲜艳的新衣。

在故乡，早春三月是油菜花开的季节。村子边有些树木还伸着光秃秃的枝桠在冷雨里颤抖，可山坡上、田野里已到处开满了油菜花，那金灿灿的花朵，那绿油油的叶子，在春雨中，更显得清新娇嫩，楚楚动人。

故乡的油菜花开得很率性。当某些花娇滴滴羞答答地似开非开，似乎还在畏惧那瑟瑟春寒、潇潇春雨的时候，它早已抖落了一个冬天积存下来的疲惫与委顿，以一种不可遮挡之势开放了。

无论是少不更事的孩提时代，还是后来的懵懂少年和意气风发的青春岁月，我常常沉醉在油菜花开大片的鹅黄与浓郁的香气里。那些年月，这些金黄的花朵是父母整整一季的希望。而我们这样一群少男少女则经常油菜地玩耍，男孩掐一枝菜花别在女孩的头上，女孩用柳枝编制一个花环让男孩戴上，那天真无邪的童年时光，如今想来，真是令人怀念……

当春雨在乡村的天空淅淅沥沥的时候，成畦成片的油菜也舒展了它们的筋骨，逐雨势而舞蹈，随节气而疯长。我想这个世界上无论哪一种花，此刻在油菜花开的时候都会逊色，因为这些花朵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只见它们彼此挤挤挨挨，亲亲热热，齐刷刷地集体亮相，像春天在弹奏雄壮的黄金交响曲，常常让人惊艳于那成片的美丽。试想，在微微春风中，当你披着纱巾奔跑在成片的黄色海洋中，或是钻到她的怀里留个影，这将是一幅多么美的人生篇章！最幸福的还当数那些热恋的人儿，可以在油菜花的田埂上骑上赛车追逐浪漫的“田园爱情”。

当那一片金黄弥漫开来，更显得蔚为大观。一阵风吹过，它们领首低眉，细细私语；它们柔弱而隐忍，淡雅而悠远。在它们面前，人们会自然而然地萌生爱意，都想呵护它们。放眼望去，远处的山，青翠欲滴，近处的小溪，腾挪着灵动的身姿，散发着的氤氲在蜿蜒曲折的沟壑中跳跃着，扑腾着。当你展开十指，那指缝间，便流淌着一拨一拨花的芬芳，似乎要拽着你与大自然融为一体。

故乡的油菜花开得很生动。记得第一次南下广州打工那年，远在千里之外的我从母亲笑呵呵的电话中得知，我在家跟母亲一起栽种的那片油菜长得郁郁青青。我仿佛看到，此时电话那端那张布满皱纹的脸上，一定绽放着春天里最生动的表情。我也似乎闻到了菜籽油的香味，悠香、绵长。

乾隆《菜花》诗吟道：“黄萼裳绿叶稠，千村欣卜榨新油，爱他生计资民用，不是闲花野草流。”在老家的时候，总会听到乡亲们对油菜赞不绝口，这油菜种下去，不用费很多心去照料，就能长成粗壮的茎，茂密的叶，开出密集的花，结下厚实的籽。也许这样的花朵就是尘世里那些默默无闻的人们，不骄傲，不做作，朴素地生长。

站在老家的村口，我的心事轻易地就被这黄绿相间的花海洗涤得干净纯粹，我仿佛回归到了最原始的时光，那些美好的往事，那些淳朴的乡间生活，就这样如风一般地扑面而来。这让我想起了母亲，想起了她的勤劳，想起了每次回老家时母亲那慈祥而幸福的微笑。要是母亲还在，她种的油菜一定比这油菜花开得更艳丽吧。因为，勤劳的母亲打理自己的庄稼时，就像打理自己的孩子一样，把他们打理得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

最是故乡菜花黄。这些年来，故乡的许多事情，我都已记得不太真切，但春天里的油菜花却一直开在我的心里，长成一株株繁盛的乡愁。只要按下回忆键，无尽的思绪便会飘飘摇摇地回到老家，回到那油菜花烂漫的季节。这也好像她在时刻提醒我，我的根在哪里，我的牵挂在何方……



颂莲，首先你得有力量

何芬

这篇文是一篇未发表的旧文改的。之所以拿出来，是因为时隔四年之后，我想公开提一下这个女人。

在读师专时，我特别找来我们在国际上能拿得出手的衡阳籍女作家残雪的作品集来看，看腻了前面的作品，就翻后面的访谈，看到里面残雪在厨房的圆桌上写作，孩子在一边玩的情景，就觉得这才是女人的最好生活状态。中文系的女生寝室，都喜好讨论自己看过的女作家，多多少少在说自己想要的人生范本，有的说董竹君用文字刻意美化自己，有的大呼小叫丁玲写的寄宿学校女生有同性恋倾向，有的给大家朗读张爱玲写苏青的句子。我偶尔安静，躺在冬天的被窝里比较呼兰河的北风与呼嘯山庄的北风之不同。中文系女生冒酸气的冲淡日子，终于随着大学时光的结束，戛然而止。

要写毕业论文了。我写的是苏童的《妻妾成群》的作品分析。这本书里面，就有一个我至今为之牵挂的女人——女主角颂莲。

这本单行本《妻妾成群》我早不知去哪里了，但我仍记得颂莲是在一个黄昏被一台轿子从侧门抬进老爷的大宅院的。父亲去世了，她带着一支与她刚刚结束的学生生活有关联的箫，就这样被继母嫁到了老爷家做四姨太。这院子里有个规矩，老爷留宿哪房，哪房就挂起红灯笼。一开始，到了晚上，她的房前总挂着红灯笼，女人之间的争宠，她没有输过。但是，有一天，老爷的男性尊严受到了冒犯，老爷老了，不行了。可

就是这样，女人之间的暗暗较量仍没有结束。在这种阴郁、幽闭的环境中，颂莲才知道自己当初太天真，才知道女人之间斗争的惨烈。但颂莲收获了三姨太梅珊的友情。梅珊在空旷的院子里唱戏的情景，打动了颂莲。梅珊在这场围绕老爷的斗争中，早就不屑地退出了，她每次都出去与医生私会。可是，不再以老爷为中心的结局却是如此惨烈——有一天，颂莲发现三姨太被老爷差人丢进了一口井里。颂莲疯了，围着院子里那口发着暗暗幽光的井喃喃自语，好像要将这种恐惧念碎念碎。

要交论文的前一夜，躺在床上写这篇论文的我，写得太投入，竟然流下泪来，隐约感觉就如“颂莲”的命运一样，女人这一辈子要依附父权、夫权所代表的男权，常常是刚摆脱没落的父权的控制，又落入夫权的无望挣扎之中。

因为工作关系，我做了副刊编辑。作为女编辑，关注女性题材和女性创作是本能，所以我们才会开《女红》《文学偶像》《妙》这种栏目。这些年来，女作者写作的队伍壮大了，忽如一夜春风来，每次采风都能拉出去几十个人的队伍，但是文章发表归发表，在作为文字正式见报前的第一读者，我心中还是有一杆秤，知道什么样的文学样本是创作，什么样的文学样本是习作，什么样的文学样本是具有自我突破意义的，什么样的文学样本又是作者心中眷恋的写作习惯。

相信读者心里也是有的，关于退潮的时候，那个裸泳的人，是不是真的

好身材。

好像我一直还在与苏童编的那个故事纠结，我一度以为它们毫无半点关系——那个叫颂莲的女人，受过新教育，有一点主见，崇尚美好，她不该在放弃了男权社会后就陷入绝望，此时，为什么没有那种昭示美好的东西去点燃她的内心？有，那支箫，可是那点光不够。三姨太梅珊出去跟医生幽会都能离开深宅大院的监控半天，颂莲你为什么不能借口逃离？除非你太想依附。颂莲最终没有像梅珊那样以生命作了反抗。在古井一般吞人的男性罪恶面前，颂莲内心的光太微小，照不了她剩下的路。

可现在，我觉得“颂莲”的出路也跟女性文学创作的出路有关系。女人，不该只是拿文学、艺术这类召唤美好的东西装裱门面、装点爱情和粉饰人生而已。因为“这种文学、艺术的装饰性”，本是一种对文学、艺术的肤浅、表层认识。简而言之，入世还不够，就说自己要出世了。当我们如果没有像颂莲一样面临被撕裂、又重新选择的困境，就不会知道我们有多少力量保持内心的强大。“颂莲”也得有力量，否则，文学就会沦为装饰性符号。但是力量在哪里呢？千古难题。但有难题也才会有文学，有艺术。

《妻妾成群》的结尾是老爷又娶了五姨太，五姨太问院子里的人：那口井边的疯女人是谁？

颂莲，这时你知道吗，如果有来生，梅珊已去往生路？